

古
今
法
制

續文獻通考卷之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黃河 宋遼金元

尚書禹貢曰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 濟河惟兗州九河
既道浮于濟潔達于河 海岱及淮惟徐州浮于淮泗
達于河荆及衡陽惟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
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
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會于渭汭導河自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東過洛汭大伾
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入于海
商祖乙丙申年河圯于耿徙于邢 湯居亳去河爲遠其

子孫乃徙于濱河之地如仲丁之遷囂河囂甲之遷相與曰耿曰邢皆屢遭河患勢有不得已也至于盤庚始歸于亳

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磧

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興東郡卒塞之堤

在開封府蔡陽縣東至千乘海口
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者

武帝建元三年河溢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徙頓丘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泛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食創創在河北河南決則無水患蚡陰沮之自是二十年不塞 六年春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又可溉田萬餘頃于是發

萬卒穿之三歲而通人以爲便 元封元年夏塞瓠子
決口帝封禪泰山還自臨瓠子口沉白馬玉璧令群臣
負薪助役作宮其上名宣防宮仍道河北行河東穿龍
首渠復禹舊蹟其後河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
深廣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加堤塞

元帝永光五年冬河決清河靈河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成帝建始元年夏河決東郡金堤凡灌四郡二十六縣先
是清河郡都尉馬遂議浚屯氏河不從至是果決杜欽
薦王延世爲河堤使者延世以竹絡長四丈大九圍盛
小石兩船夾載下之而堤成改元河平 三年秋河復
決平原入濟南千乘所壞半於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

之六月功就 鴻嘉四年秋河水溢害渤海清河信都
灌縣邑三十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李尋等奏言議者
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
水勢之所往當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
之必有成功於是遂止不塞 綏和二年求能濬川疏
河者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其上者欲徙冀州
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入北海河西薄
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莽月自定如有敗壞城
郭田廬塚墓者則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此
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上策乃若多穿漕渠
于冀州地使民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亦救敗術

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堤多張水門又爲東方一堤北
行三百里入漳水其西因山足地高諸渠皆徃徃股引
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旣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
河流通渠如此則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
興利除害支數百載故謂中策乃若繕完故堤增卑培
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最下策也 新莽三年河決魏
縣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塚墓害及
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不限防

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修汴渠堤初平帝時河汴
決壞久而不修至是令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之自
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每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

迴注無復遺漏之患

汴渠堤卽文帝時所壞金堤也

十三年夏四月

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故跡

後主延熙四年魏正始二年魏置淮南北漕渠

晉元帝建武元年秋河汾溢

隋文帝開皇四年六月作廣渠

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

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自大梁之東引汴入泗以達于

淮又開邳溝入江 四年春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

河北通涿郡 河北諸軍百餘萬衆役及婦人 六年

冬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

巡會稽也

唐中宗嗣聖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夏五月棣州河溢

玄宗開元十年河決博州 十四年河溢魏 十五年河

溢冀 二十二年置河口轉場

昭宗乾寧二年夏四月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爲二河
夾城而東爲害滋甚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秋七月發兵塞決河先是梁所決河
連年爲濮患至是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
復壞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十月河決鄆州 四年河決博州

六年決滑州

晉王重貴開運元年滑州河決浸注曹單濮鄆之境詔發

數道丁夫塞之 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
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後漢隱帝乾祐元年五月河決魚池魚池有二一在西安
府秦皇陵東五里以其造陵取土水積成池一在重慶
府東南二百五十里流合岷江嘗有神龍遊此世傳爲
巴子魚池未知孰是 三年河決鄭州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河決鄭滑遣使修塞 二年遣王浚
行視決河八月決口塞

世宗顯德元年遣使分塞決河十一月河堤成初自楊劉
至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環古堤而出灌齊棣淄諸
州至是遣李穀塞之堤成 五年浚汴口導河流達于

淮春三月汴渠成于是江淮舟楫始通汴口導河達淮
卽歸德至泗州河

宋太祖乾德三年秋河決陽武及孟梁鄆澶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塞靈河大堤初河決滑臺壞靈河大堤詔
韓重斌治之踰年春堤成 開寶四年河決澶淵 五
年決陽武濮陽上焚香籲天遣團練使曹翰督兵五萬
塞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河決溫萊頓丘明年遣使分治之
七年河決清河將陷鄆城詔劉吉馳治 八年五月決
滑州之韓村汎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
塞之弗就乃遣張齊賢以太牢加璧祭白馬津 淳化

四年鑿迎陽渠時河決梁瀘請于迎陽鑿渠導水入黎陽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真宗咸平三年河決王陵埽浮鉅野入淮凌逼鄆城 景

德元年河決壠埽 二年決王八埽 大中祥符元年

尉氏縣惠民河決遣使督視完塞 四年河決通利軍

五年決棣州李家灣壅城十里高屋丈餘明年徙棣

州于陽信 七年決大吳埽 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泛

澶曹鄆入淮發九萬兵治之 五年水嚙滑城西北知

州陳堯佐築堤立埽並河開支水怒少解

按當時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

頗爲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冰泮而積
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
菜花水四月龍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
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
堅脫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礚腥併
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礚山水七月菽荳方秀謂
之豆華水八月葵藷花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
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
一月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威凌水水信有
常率以爲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礚橫注
岸如刺毀謂之筴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

流激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隕謂之掄捲水
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
中忽曲直橫射謂之徑窅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
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攤湍怒畧停勢稍泊起行舟值
之多溺謂之篤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
黃滅土頗爲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
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築塞之物稍芟薪柴槎
櫟竹石芟索竹索十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
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
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辦竹
糾芟爲索以竹爲巨索長十丈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

平之所爲埽場埽之所密布芟索鋪稍稍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千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旣下以橛梟闔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于岸以維之遇河之橫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皆以威水勢護堤焉

仁宗天聖元年詔塞滑州決河 五年潞魚池減水河

景祐元年橫壠埽決 慶曆八年商胡埽決 皇祐二年河決館陶 至和二年穿六塔渠時殿中丞李仲昌

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壠故道以披其勢富
弼是其策乃詔發三十萬丁修之以甌河道而以李仲
昌提舉河渠歐陽修奏稱黃河棄地自古難復請就下
流浚下海路三上疏極言不可帝不聽 嘉祐元年河
決六塔蓋因仲昌等塞商胡北河入六塔不能容之故
也乃流仲昌英州 五年春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後
無議河事者都運使韓贇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
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以舒決溢之患從之幾月而
成又并五股河浚之

英宗治平元年浚二股四股河以救恩冀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決恩冀瀛州 二年浚二股河以

導東流蓋司馬光請用宋昌程昉之議也韓琦以爲不可惟光力主之七月二股河通大河東流而商胡河北流稍塞蓋東流者自滑恩經德滄入海之路北流者商胡河乾寧入海之路四年春浚漳河亦宋昌程昉之議也王安石主之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文彥博以爲不可會京東河北風變帝手詔停役而安石格詔不下六年冬開直河時河北流已閉水或橫決散漫都水丞王令圖議于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乃令范子淵主其事開直河深八尺九年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增漲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之

曹村埽北流截斷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灤分爲
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
十五而濮徐鄆齊尤甚逾年決口塞改曹村埽曰靈平
蓋文彥博之議也 元豐二年七月范子淵言固護黃
河岸畢功乞中分爲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爲名 三
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
速修閉初河決澶州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
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
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
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
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

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浚之議望召民先
同河北漕臣一員浚衛州王供埽訖于海口從之 四
年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都水監丞李立之言河流自
乾寧軍至埽地口入海宜自大名至瀛州分立東西堤
五十九埽詔從之分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爲第一
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河離堤一里內爲第三退背亦
三等堤去河最遠爲第一次遠爲第二次近一里以上
爲第三初立之在熙寧初已立堤今竟如其言大抵
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
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亦欲思順水性聽其北
流惟王安石力主東流程昉范子淵尤以河事自任縻

約文廣通卷之二十一
費財用竟無成功 八年冬議回河東流時河決大名
之小張口河北諸郡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請濬迎陽
舊河直約孫邨使復故道范子奇亦請于大吳埽北岸
修進鋸牙擬約河勢而回河東流之議起矣

哲宗元祐元年議開城水河初王令圖請濬迎陽舊河范
子奇請于大吳約河至是遣令圖與張問行河問至滑
州度迎陽二吳水勢低下舊河淤抑故道難復請開直
河發河于南樂大名埽中引水入孫邨口以解北京蓄
令圖亦以爲然而城水河之議復起矣時留守韓絳以
爲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視 二年安燾言大防文彥
博力主東流之議謂大河東流爲中國險阻自大吳沒

後由界河入海渾濁淤澱久必北走是失中國之險爲
契丹之利也蘇轍范純仁胡宗愈主存非皆曰東流本
人力開它北河乃大河正派相較奚啻數倍其後東流
之說竟止 四年置修河司時李偉力主東流也 五
年詔開城水河因李偉言尋以旱罷蘇轍自契丹還極
言其欺罔乃寃之 七年十月大河東徙賜吳安持三
品服復用李偉 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斷
截吳安持等三十人降責有差以力主東流議也 三
年河決蘇邨

徽宗建中靖國四年修蘇邨堤 八月修陽武副堤 大
觀元年修直河于陽武上埽以分減水勢 三年秋詔

沈純誠開兔源渠分廣武埽水勢 政和四年十一月

旱都水使者孟昌齡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
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至大伾山西而止數里方回
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不
過十里其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曾不十餘里間
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爲馬頭又有中澗正如
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爲兩股而過
合于下流因是三山爲址以繫浮橋省費數十百倍可
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 五年八月都水監
言大河已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爲患乞
移軍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間以就高仰從之 十月中

書省言冀州棗強埽決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
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棗強上埽決
口其費不貲無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
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
之患今宜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爲始增補舊堤接
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 六年四月高陽關路安
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 十月蔡
京等言冀州黃河清乞拜表稱賀 七年五月臣寮言
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溢之處
歲久堤岸怯薄一失隄防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
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

有司貼築固護從之 六月都水使者孟楊欲措置開
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從之 重和元年三月詔
滑州瀋州界萬年堤全藉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種植
以壯地勢 五月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春以來河勢
湍猛侵啗民田迫近城邑止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
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雨廣武埽危急詔內侍
王仍相度措置 宣和元年九月蔡京等言南丞管下
三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
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詔送秘書監 十
二月開修兗源河并直河工畢降詔獎諭 二年九月
王黼言孟昌齡計議河事未易禦逼近降詔旨自成直

河一道寸金潭下水旣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
史館詔率百官表賀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 十
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官吏刑罰有
差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孟
景齡延康殿大學士孟楊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
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隄防之功多張梢椿之
數竭民聚斂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爲之奧主且大河浮
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
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
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所辟富商大賈身不在公遙分

爵賞每興一役乾沒無數省部御史莫能鈎考陛下不
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賊以正典
刑詔並落職昌齡與中大夫楊揆與中奉大夫 三月
京西轉運使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
千緣連年不稔群盜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
八千人

金克宋後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悉入金境金人設官置
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
河北埽設散巡河官一員雄武滎澤原武陽武延津五
埽則無汴河事設黃汴都巡河官一員于河陰以蒞之
懷津孟津孟州及城北之四埽則無沁水事設黃沁都

巡河官一員于懷州以臨之崇福上下衛南淇上四埽
屬衛南都河官則居新鄉武城白馬晝城教城四埽屬
濟滑都巡河官則處教城曹甸都巡河則總東明西佳
孟華浚城四埽曹濟都巡河官則司定陶濟北寒山金
山四埽者也故都巡河官凡六員後又特設崇樞上下
埽都巡河官兼石橋使凡巡河官皆水監庶舉總統埽
兵萬二千人歲薪百一十一萬三千餘束草百八十三
萬七百餘束椿杙之木不與此備河之恒制也

世宗大定八年六月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
州之境明年正月遣都水監梁肅視之河南統軍使宗
叙言塞之難成功且將復決又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

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爲邊患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爲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于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築堤以防決溢爲便從之十年四月上謂叅政宗叙曰卿爲河南統軍時言黃河堤埽利害甚合朕心朕每念百姓差調官吏互爲奸弊不早計料臨時星火率斂所費倍蓰爲害匪細卿旣參朝政皆當擇利革弊行之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衡州界多被害

十二年正月尚書省奏檢視官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衡等州增築堤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詔遣

張九思紇石烈邈監護工作 十三年三月以尚書省
請修孟津滎澤崇福埽堤以備水患乃命雄武以下八
埽並以類從事 十七年七月大雨河決白溝 十二
月尚書省修築河堤日役夫一萬一千五百以六十日
畢工詔以十八年二月一日發六里內軍夫并取職官
人力之半餘聽發民夫以尚書工部郎中張大節同知
南京留守事高蘇董役 十九年九月專設京埽巡河
官一員 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瀾湧至歸
德府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二岸增築堤以捍
湍怒計工一百七十九萬六千餘日役夫二萬四千餘
期以七十日畢工遂于歸德府剏設巡河官一員埽兵

二百人 二十一年十月以河移故道命增築堤以備
二十六年八月河決衛州堤壞其城遣官巡視者專
以網魚取官物爲事旣而河勢泛及大名于是別遣戶
部尚書劉瑋行戶部事從宜規畫又遣戶部侍郎王寂
都水少監王汝嘉徙衛州胙城縣 十月諭宰臣曰聞
宋時河防一步置一人可添設河防軍數 二十七年
二月御史臺言自來沿河州縣官坐視管勾河防缺壞
特不介意若令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皆與名銜管勾
河防事如任內措畫有方能禦大患或守護不謹以致
踈虞臨時聞奏以議賞罰從之仍命將泛之時令工部
官一員沿河檢視于是以南京府及所屬延津封丘祥

符開封陳留胙城杞縣長垣歸德府及所屬宋城寧陵
虞城河南府及孟津河中府及河東懷州河內武陟同
州朝邑衛州汲新鄉獲嘉徐州彭城蕭孟州河陽溫鄭
州河陰滎澤原武汜水濬州衛陝州閿鄉河城靈寶曹
州濟陰滑州白馬睢州襄邑滕州沛單州單父解州平
陸開州濮陽濟州嘉祥金鄉鄆城四府十六州之長貳
皆提舉河防事其四十二縣之令佐皆管勾河防事
時河決曹濮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遣康元弼往相視
其地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爲害請命於朝徙之卒改
築於北原曹人賴焉 二十八年議遷衛州治以避河
害旣而以民不樂遷止敕自今河防官司怠慢失備者

皆重抵以罪 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
十二月工部言營築河堤用工六百八萬餘就用埽
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工當用民夫遂命去役所五
百里州府差顧于不差夫之地均徵顧錢驗物力科之
每工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錢五十文米升半仍命彰化
軍節度使內族裔都水少監大齡壽提控五百人往來
彈壓先是河南省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蓋
以河防差役煩重故也竊惟禦水患者不過堤埽若土
工從實計料薪藁樁杙以時徵斂亦復何難今春築堤
都水監初料取土甚近及其興工乃遠數倍人夫懼不
及程貴價買土一隊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初料薪藁

十八萬餘束既而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必用之物
農隙均科則易輸納自今堤埽興工乞令本監以實計
度量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稅或令和買于冬月分爲
三限輸納爲便詔尚書省詳議以聞 劉瑋爲戶部尚
書時河決于衛自衛抵清滄皆被其害詔瑋無工部尚
書徃塞之或謂天災流行非人力可禦惟當徙民以避
其衝瑋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旺今河決者土不勝
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
瑋齋戒禱於河工役齊舉河乃復故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尚書省奏自今凡興工役先量負土
遠近增築高卑定功立限榜諭使人先知無令增加力

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委都水監于八月以前先拘籍舊貯物外實關之數及次年春工多少移報轉運司計置于冬三月分限輸納如水勢不常夏秋暴漲危急則用相鄰埽分防備之物不足則復于所近州縣和買然後慮人戶道塗泥淖艱于運納止依稅内科折他物更爲增價當官支付違者並論如律仍令所屬提刑司正官一員馳驛監視體究如此則役作有程而河不失備制可

四年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等言大河南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通足泄其勢及長堤以北恐亦有可以歸納排淪之處乞委官視之濟北埽以北宜創起月堤臣等以爲宜從所言其本監官皆

以諳練河防故注以是職當使從汝嘉等同往相視庶免異議如大河南北必不能開挑歸納其月堤宜依所料興修從之 十二月勅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黃河堤及令大名府差正千戶一員部甲軍二百人彈壓勾當五年正月尚書省都水監丞田櫟同本監講議黃河利害嘗以狀上言前代每遇古堤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三二分而已今河水趨北嚙長堤而流者十餘處而堤外率多積水恐難依元料增修長堤與剏築月堤也可于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灤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堤歲

久不完當立年限增築大堤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今議先于所犯城市村落又擬于北岸牆村疏決依舊分作兩清河入梁山故道北清河兩岸素有小堤不完尚書省謂以黃河之水勢若于牆村決注則山東州縣膏腴之地及諸鹽場必被淪溺設使修築壞堤而又吞納不盡功役至重虛困山東之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是年河侵武城堤明年鑿新河創石岸

元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尉陵扶溝洧川尉氏揚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處鑿

丁夫二十萬塞之 二十五年決汴梁命宣慰司督治之 二十七年九月御河決高唐 十一月河決祥符縣太康通許陳隸二州大被其患

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蘭州黃河清上下三百餘里清九三日 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先自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河北河南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策文言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定論也今自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大槩南高于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溢歸德徐邳民避衝潰

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于河南退灘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此亦一時救患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當塞復從之後竟如文言

按丘文莊公言河爲中原大害自古治之未有能得上策者蓋河自星宿海發源東入中國踰萬里九九折焉合華夷之水千流萬派以趨于海其源之來也遠矣其水之積也衆矣夫以萬川而歸于一壑所來之路孔多所收之門束隘而欲其不泛溢難矣况孟津以下地平土疏易爲衝決而移徙不常自漢唐以來賈讓諸人言治河者多隨時制宜之策在當時雖或可行而今時未

必皆便元時去今未遠地勢物力大段相似尚文所建之策雖非百世經久之長計然亦一時救弊之良方宜今河南藩憲每年循行並河郡縣如文所言者相地所宜或築長垣以禦泛溢或開淤塞以通束隘從民所便或遷村落以避衝潰或給退灘以償所失如此雖不能使民並河州郡百年無害而被患居民亦可暫時休息矣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浙口首事凡築堤九十二所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浸歸德府數郡百姓被害差官修築計料合修七堤二

十五牐共長三萬九千九十二步總用葦四十萬四千
木徑尺椿二萬四千七百二十株役夫七千九百二人
八年春正月自榮澤至睢州築河防十有八所給其
夫鈔八十萬 十年正月築河防役河南民十萬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三年河北河
道廉訪使言大抵黃河伏槽之時水勢似緩觀之不足
爲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自孟津以東土性踈薄無帶
沙涵又失導洩之方奔潰決溢可翹足而待近歲亳潁
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于規畫使陂澤悉爲
陸地東至杞縣三义口播河爲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
往歲歸德太康通許相次湮塞南北二义遂使三河之

水合而爲一下流旣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由是觀之
是自奪分洩之利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度今水勢
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爲遠
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爲今之計莫若
于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職其
任量存員數頻爲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堙者
堙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旣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
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修治以勞民者烏可同日而語
哉都水監不從其議工部議黃河爲害難同餘水欲爲
經遠之計非用通知古今水利之人專任其事終無補
益河南憲司所言詳悉今都水監別無他見止依舊例

議擬未當如量設官精選廉幹奉公深知地形水勢者
專任河防之職往來巡視以時疏塞庶可除害省准令
都水分監官專治河防任滿交代

仁宗皇慶二年六月河決陳毫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漂
民田廬 延祐元年河南等處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
舊水泊汙池多爲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
爲害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訪使同相視可
以疏闢堤障先加修治用力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
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封縣小黃村計會月堤一
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堤堰所擬不一宜委所在各官
親歷按驗從長計議由是委諸官延河相視開封縣小

黃村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有蒲葦之地後因蔽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他處連年潰決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然嘗聞大河自陽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爲閉塞正及農忙科椿稍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紀其弊多端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于常年以小黃口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爲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爲拯救柰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鄰患決上流南岸則

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全當以小
就大如免陳村差稅賑其饑民陳留通許太康縣被災
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村河口仍舊通流外據築
月堤并障水堤閉河口別難擬議於是凡汴梁所轄州
縣河堤或已疏通及當補築者條列具備 五年正月
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吳屯言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
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潁濱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
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里倘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
禦防方今農隙宜亟講究使水歸故道達于江淮于是
大司農司下都水監移文汴梁分監修治自六年二月
十一日興工至三月九日畢工總計北至槐疙疸兩舊

堤南至甯務汴堤通長二十里二百四十二步。勅修護城堤一道長七千四百四十三步。下地修堤下廣十六步上廣四步高一丈六十尺爲一工。堤東二十步外取土內河溝七處淺深高下闊狹不一。計工二十五萬三千六百八十。用夫八千四百五十三。除風雨妨工三十日。堤內流水河溝南北闊二十步水深五尺。河內修堤底闊二十四步上廣八步高一丈五尺。積十二萬尺。取土稍遠四十尺爲一工。計三萬。工用夫百人。每步用大椿二計四十各長一丈二尺徑四寸。每步雜草千束。計二萬。每步簷椿四計八十各長八尺徑三寸。水手二十木匠二大船二艘梯鑊一副繩索不計。七年七月汴

梁路言滎澤縣六月十一日河決塔海莊東堤十步餘橫堤兩重又缺數處二十三日夜開封府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本省平章站馬赤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并工修築於至治元年正月興工修堤岸四十六處計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四工凡用夫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三人

泰定帝二年五月河決汴梁 三年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堤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文宗至順元年五月河決大名 曹州濟陰縣河防官本縣尹郝承務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堤將決不

可修築以此差募民夫初修護水月堤東西長二百九步下闊六步高一丈又緣水勢漸湧復于近北築月堤東西長千餘步下廣九步其功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泛溢新舊二堤一時咸決明日外堤復壞急率民閉塞而湍流迅猛有蛇時出沒于中所下樁土一掃無遺又舊堤歲久多有缺壞差夫併工築成二十餘步其魏家道口缺堤東西五百餘步深二丈餘外堤缺口東西長四百餘步又磨子口護水堤低薄不足禦水東西長一千五百步魏家道口率未易修先差夫補築磨子口七月十六日興工二十八日工畢二十九日接視至辛馬頭西舊堤缺壞東西長一百七十餘步計料堤外貼築

五步增高一丈二尺與舊堤等上廣二步于磨子口修堤夫內摘差三百二十人於是月二十三日入役至閏七月四日工畢 郝承務又言魏家道口埽堦等村缺破堤堰累下椿土衝洗不存若復閉築緣缺堤周回皆泥淖人不可居兼無取土之處又沛郡安樂等保去歲旱災今復水滂漂禾稼壞室廬民皆缺食難于差倩其不經水害村保民人先已徧差補築黃家橋磨子口諸處堤堰似難重役如候秋涼水退差夫修築庶蘇民力今衝破新舊堤七處共長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八步下廣十二步上廣四步高一丈二尺計用夫六千三百四十八人椿九百九十葦箔一千三百二十草一萬六千五束

六十尺爲一工無風雨妨工度五十日可畢本縣準言
至八月三十日差夫二千四百二十關請郝承務董役
郝承務又言九月三日興工修築至十八日大風十
九日雨二十四日復雨緣此辛馬頭孫家道口障水堤
堰又壞計工倍于元數移文本縣添差二千人同築二
十六日元與武城定陶二縣分築魏家道口八百二十
步修完十月二日至辛馬頭孫家道口從實丈量元缺
堤南北闊一百四十步內水地五十步深者至二丈淺
者不下八九尺依元料用椿箔補築至七日完又於本
處剏築月堤一道西北東南斜長一千六百二十七步
內武城定陶分築一百五十步實築一千四百七十七

步外有元料堦頭魏家道口外堤未築卽欲興工緣冬寒土凍擬候來春併工修治官民兩便

順帝至元二年河決封丘 至正三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 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濟寧州軍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訪仍督大臣求治河方畧 四年正月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塞之是月又決汴梁 四月霖雨河溢又決金堤白茅曹

濮濟交等處 五年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六年
河決尚書奏綱請躬祀郊廟親賢遠佞以崇陽抑陰不
聽 十一年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
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
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
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成遵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
乃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
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徧閱史籍博采輿論以爲
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饑
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
甚于河者竟不聽 十四年四月詔修黃陵岡河防以

賈魯爲總治河防使發民十二萬軍二萬自黃陵岡南
連白茅放于黃堎塔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合于
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王樞虎兒吐
華同知樞密黑廝以兵鎮之進魯秩二品授銀章令大
小軍民官咸聽節制便宜興繕先是庚寅歲河南北童
謠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至是果於黃陵岡
得石人一隻眼而汝潁之兵起 十一月河防成以賈
魯爲集賢大學士詔立河平碑

歐陽玄旣製碑文又爲之記其事曰治河一也有疏濬
塞三者之異灑其流而導之曰疏去其淤因而深之曰
濬抑其暴因而扼之曰塞而疏濬之別又四曰生地曰

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紆因其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不壅不涸河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隕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初築修築補築之異有刺水堤截河堤護岸堤縷水堤石船堤之等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蘊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嘗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堤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其

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
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關
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七尺已下停
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
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
白茅至劉村莊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
尺劉莊至塽塽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
步深五尺塽塽至黃塽墾生地八里面廣八步底廣九
步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塽至哈只口長五十一
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
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

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
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
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
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
深五尺張贊店至楊青村接入故道墾生地十有三里
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壩
堽缺口修堤三重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
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紉築河口前第一重西堤南
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
椿橛實以土牛草葦雜稍相兼高丈有三尺堤前置龍
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

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正堤并補兩端舊堤置椿堵
閉河身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稍土相兼修築底
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里二百
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堤者
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
第三重東後堤並接修舊堤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
四里減水河南岸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
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堤長三十六里
百三十六步其修大堤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
其西復作大堤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百三十步內剏
築岸山土堤西北起李八宅西堤東南至舊河岸長十

里百五十步巔廣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
河岸至入水堤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巔殺其六
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堤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
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
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縱鋪廣可
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
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縲大緯長
二百尺者爲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
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于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
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
號于衆衆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

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四五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猶大槩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壘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旣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並水淺深置埽厚薄壘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旣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于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約長五

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羶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堤又以龍尾大埽密掛于護堤大椿分折水勢其堤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五步自巔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堤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堤西北起東西故堤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巔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

土多寡厚薄隨宜修壘及下竹絡安六椿繫龍尾埽如
前兩堤法惟修疊埽臺增用白欄小石并埽上及前游
修埽堤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欄頭三埽並行埽
大堤廣與刺水二堤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
大堤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巔至水面高丈
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
廣八十步其巔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
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剗築縷水橫堤一東起北截河大
堤西抵西刺水大堤又一堤東起中刺水大堤西抵西
刺水大堤迤長二里四十四步亦巔廣四步趾三之高
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剗岸土堤

東北起新補白茅故堤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堤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堤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墮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船身綴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于上流礮之水中又以竹絙截長七八百尺者繫兩

岸大槪上每組或礮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檣柱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湏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欄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堦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址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任勞無少間斷

船堤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
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
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堤船堤距北岸纔四五
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
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
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豕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
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爲難合魯進官吏工
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工龍口
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堤前通卷攔頭埽各一
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礪後攔
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礪前攔頭埽之前

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于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欄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堤之後自南岸復修一堤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堤四道成堤用農家場園具曰輓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並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輓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春秋潦水冬夏凌渾不得肆力于岸此堤接北岸截河大堤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巔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巔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堤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

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
四里七十一步自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堤長二十五
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
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倍舊堤長
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
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
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堤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
用物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餘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
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蘆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
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
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

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猶三百三十有四竹
筏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鎖萬四千二百
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蓋椽
麥稽扶椿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
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
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
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
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
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
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
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硃

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二十五年春河徙曹濮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而元運亦告終矣